

# 行事的格調

雲 德

人生在世，無非存在兩個面對：一是面對自我，二是面對世界。而面對世界，簡單劃分就是低調與高調兩類。

低調也好、高調也罷，作為一種人生態度，各有春秋。然而，處在一個資訊發達的時代，低調似乎早已被人忘卻，充斥耳目的到處都是極度誇張的高調行事場景，這就不免讓人警覺起來。比如，某些企業人士頻繁在社交媒體口出狂言、炫財鬥富，刻意炫耀「凡爾賽式」的奢華；某些演藝明星不惜頻頻製造各種花邊新聞炒作自我，或一擲千金舉辦奢侈婚禮、豪華壽宴和粉絲見面會；各類捐客以虛假頭銜把自己包裝成名流精英，不斷以講學、推介、養生、鑒寶等方式推銷假冒偽劣產品、兜售雞湯式成功學；更有那五花八門的網紅，爭相在自媒體上晒家族、名校和幕後背景，晒豪宅、名車、奢侈品，以真假難辨的玩意不斷製造網絡熱點等等，他們或以表演型人格塑造自我「光輝形象」，以人設經營取代真實自我；或以造假數據和極端言論引流，靠誇張劇情蹭熱度、博流量；或無視社會公平，以貶損他人來渲染自我優越感。其百般作秀的無底線表演，要麼信息過載失真，讓真相難以辨識；要麼無視客觀真實，以虛構故事來欺騙公眾；要麼忽視多元價值，把財富和地位作為唯一衡量標準，無端製造階層焦慮，觸碰社會公平的敏感神經。它

們如同一個巨大的擴音裝置，放大了人性的浮躁與虛榮，也放大了社會的泡沫與風險，直接加劇了人們心理的落差，也導致了社會公信力的下降。

我們決不可忽視這種種運行邏輯極其脆弱的誇飾表演，任其氾濫成災，難免帶來社會的系統性風險。如果當資本和技術都湧向「快錢」領域，實體經濟和基礎創新被邊緣化，經濟體系勢必失衡；如果過度追求即時效益，急功近利成為社會價值導向，產品質量、用戶體驗和公眾福祉必將付出巨大犧牲；如果聰明人都去琢磨如何出風頭，而放棄各類難題攻關，關鍵領域人才空心化隨之而來，持續發展的邊際效應必然遞減；如果資源分配只關注贏者通吃，沒有「表演」資本的普通人將被排斥在機會之外，階層固化的風險定會加劇；如果每人都試圖通過「信號放大」獲取優勢，而信號過度飽和形成的信息壁壘，不僅會淹沒真實信息，也會造成公眾的防禦性懷疑，社會協作成本必然遽增；如果這些人為維持熱度和曝光率，不斷製造更大刺激，直至觸碰法律或道德底線，此等拿長期信譽兌換短期收益的投機行徑必然透支社會未來。

對此，我們以為，社會應在合理運用資訊發達優勢的同時，動員與鼓勵每個公民自覺正本清源、遠離喧囂，重新撿起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的優良傳統，堅信在各色人等拚命尖叫

的時候，沉默實幹才是堅實的糾偏力量。尤其在眾聲喧嘩的浮躁歲月，選擇扎實做事、默默耕耘不僅是一種個人美德，更是一種理性策略和社會責任。秉持少說多做的行事格調，既是恆力對抗脆弱世界的韌性資本，也是重建社會信任的實踐路徑，更是確保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

秉持少說多做的行事格調，首先是做人的清醒與自信。身處一個極度浮華的商業社會，外界的評價、市場的波動、同行的競爭，必然帶來現實的心理壓力。如果沒有強大的內在定力，就會被這些噪音牽着走，今天追風口、明天換賽道，永遠在奔跑、每天都焦慮。有了強大的自信與定力，才知道自己要什麼、知道自己做什麼、知道自己如何去。不被掌聲衝昏，也不被噓聲打倒。扎實做事不需要顏值、口才和包裝資本，只需要專業能力和聚精會神的持續投入，就能兢兢業業、一步一個腳印地幹出可能的實績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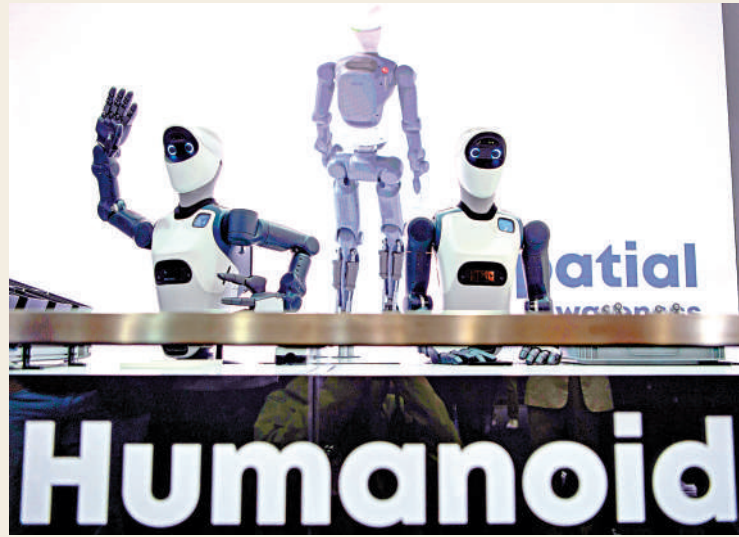
秉持少說多做的行事格調，是事業成功的關鍵環節。愛因斯坦曾給成功列過一個公式：A=X+Y+Z。其中A代表成功，X代表艱苦勞動，Y代表正確方法，Z代表少說空話。這歸納可謂精彩至極。一是成功來自艱苦勞動。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意外成功，任何事情特別是科學、藝術的高精尖創造，不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絕無成功的可能。二是正確方法亦不會

信手拈來，同樣要靠艱苦探索才能獲得。三是少說空話尤其強調心無旁騖，突顯勞動的全身心投入。也就是說，只有持之以恆的默默勞作，才能讓專業做到無可挑剔，讓自己成為業內無可替代的人選。或許有人覺得這說法過於保守，其實恰恰相反，它更需要激情想像和強大自控力為支撐，既能忍受今天的默默無聞，更具信心看到未來的光明前景，堅信日復一日的積累，終將達到質變的目標。正像德國製造業不追求互聯網風口，只專注隱形冠軍，成為全球工業標杆；還有華為數十年低調投入基礎研究，在關鍵時刻展現出強大的專業韌性，這都是沉默而浪漫地抗禦即時誘惑的最佳明證。

秉持少說多做的行事格調，是

建立信任資產的基礎保障。無論是政界、商界還是社會交往，信任永遠比金錢和功名更可貴。信任無法靠上級賦予，無法用金錢購買，也無法靠擊鼓傳花式的語言遊戲一夜間築就。信任只能通過一次次兌現承諾、一次次不辜負期待，緩慢積累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來，信任資產是腳踏實地的副產品，是用可驗證的成果而非敘事圈套建構的。只有扎扎實實地做事，靠譜、守信、不忽悠，時間和結局終歸會給出最真實而肯定的報答。

這種行事格調，不追求煙花焰火的絢爛，而嚮往樹大根深的深沉，根扎得越深，越不怕風雨；沉潛得越久，越有底氣。等哪天潮水退去，方知曉誰在裸泳；喧囂散盡，才看得清誰在建造。



四月二十日在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思靈機人展台拍攝的人形機器人。

## 七日談

(北京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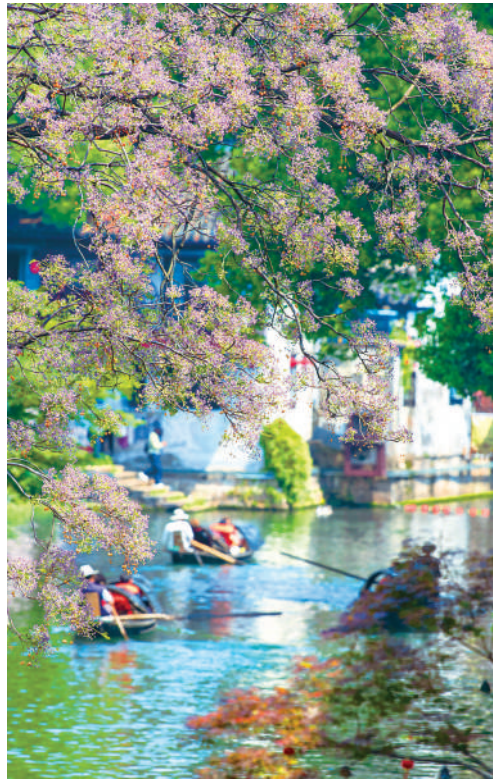
### 賞花享春光



市井萬象

暮春時節，春花依舊爛漫，人們踏青賞花，盡享春光。圖為近日，遊客在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倉橋直街乘坐烏篷船遊覽古城。

新華社



繽紛華夏

李俊

驅車在中原大地上穿行，春風拂面，天高地迥，一望無垠的麥田走也走不到頭……

這是河南綿延千年的風景。黃河奔流，沖積出坦蕩平原；山嶽環拱，在厚土邊緣緩緩收束。

平坦，是這片土地最直觀的地貌標籤。以二〇二六年首季的經濟圖景為寫照，平坦，正成為這個中部大省崛起的密碼。

平坦，是以制度暢循環、除壁壘——

一家公司從河南遷往長三角，需要幾天？

答案是：六天。這是鄭州井琛科技有限公司近日辦完所有手續的用時，也是河南企業省域遷移全流程的時限。

一家公司新開辦從申請到批覆，要花多久？

答案是：不到二十四小時。河南啟中能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近日獲得批文，只花了三個多小時。而在過去，同樣的手續需要兩周。

一批來自歐洲的貨物從鄭州新鄭國際機場北貨運區運到新鄭綜合保區貨站，要多久？

答案是：十五分鐘。實現「區港一體化」之前，貨物要繞行數公里、經多道卡口，有時一趟就得小半天。

時間是最直觀的尺度，丈量出制度環境的平坦。每一次用時的縮短，都是交易成本的下降：成本降一分，市場平一寸。

刀刃向內的改革，需要「咬定青山不放鬆」的韌勁。春節剛過，河南「新春第一會」再次聚焦融入服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部署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循環樞紐、打造國內國際市場雙循環支點。

### 平坦的河南，崛起的中原(上)

今年一季度，河南在全國率先編制發布融入服務全國統一大市場指數。累計修改或廢止妨礙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政策文件一百六十餘件、招投標「評定分離」、跨省信用修復、「掃碼入企」、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試點……一項項改革，像推土機一樣把碎片化的制度溝壑夷為平地。

要素如流水，無阻皆平順。「破卡疏堵」的河南正展現出越來越強勁的市場感召力。

「九五後」宣普城從紐約一家知名企業跳槽加入鄭州蜜雪冰城總部。站在「全球數據中心」大屏前，看着世界各地的生產基地、倉庫和數萬家門店躍動的數字，他說：「我覺得自己正站在全球業務的中樞。」

打開世界地圖做生意。一杯茶飲背後，是蜜雪冰城一年全球直採十一點五萬噸檸檬、六點一萬噸茶葉，製成關鍵原料……再分發全球門店，成就了極致的成本優勢。最新數據顯示，全省社會物流總費用與地區生產總值（GDP）的比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一個百分點。

要素自由流動，經濟活力奔湧。今年一季度，河南GDP增長百分之五點二，高於全國〇點二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關鍵指標分別增長百分之七點九、百分之三點三、百分之五點四。作為經濟大省，河南經濟穩中向好、持續向好的態勢更加鮮明。

平坦，是以樞紐通四海、聯八方——

平坦在時間刻度上是「加速」，在空間維度上就是「連接」。

一張全程時刻表，引導中歐班列（鄭州）穿越境外五國，準點抵達德國漢堡；一

條貨運航線，讓挪威三文魚二十四小時內「游」上河南餐桌……

五十二歲的塔台管制員張偉東見證了鄭州新鄭國際機場的巨變。從田野間僅有一條簡陋跑道起步，如今已昂首邁進全球航空貨運「百萬噸級俱樂部」。「現在一天要發上千條指令，真是「空中不夜港」了。」他盯着夜空中的飛機說，「今年開年以來，就一個字：忙！」

空間是最具象的尺度，勾勒出中原交通樞紐的肌理，也映照中部大省打造樞紐經濟的雄心。

凌晨，在「空中絲路」上，一架架尾翼印有全球不同航空標識的貨機有序起降。活盤龍蝦、馬來西亞榴槤……冷鏈運輸卡車在貨站碼頭排隊，等着把貨品運往全國各地。

同一時間，在「陸上絲路」，中歐班列（鄭州）正向着德國漢堡疾馳。皮卡車、液晶電視、布料、木糖醇——河南特產和周邊省份的集貨，源源不斷運往全球。



▲三月二十八日拍攝的河南省鄭州市鄭東新區中央商務區（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

### 黃楊樹



人生在線

劉紅

老屋東牆邊，曾有一棵黃楊樹。說不上它是什麼時候長成的，只知道有八九十年了。樹幹不過碗口粗細，枝葉卻探過了牆頭，比屋檐還高些。

小時常纏着父親，想聽些關於這樹的故事。我那時總盼着，一棵活了這麼久的樹，總該見過些人間的悲歡離合吧。可父親說不出什麼來，只說他記起這樹便在了。父親是防疫站的醫生，身上總帶着一股我不太喜歡的藥水味。那棵樹，他大約是沒時間留意的。

我是獨生女，母親在外地工作，童年的日子多半只有我自己。沒有玩伴的時候，便去問父親：「我跟你玩呢？」父親給我買過小人書，還有一副積木，可每次問完，我還是靠到了那棵樹的樹幹上。那時我不懂，一棵樹怎麼會懂得一個小孩子的寂寞。可除了它，牆角的花、地上的螞蟻，又有誰懂呢？

記憶中，黃楊的樹幹並不光滑，在一人高的地方有一道翻捲的疤痕，怎麼來的，沒人知道。樹幹也不粗，長了八九十年才這麼一點，據說木質極緊，長得慢，但也正因為緊實，是刻印章的好材料。樹皮白白的，看着乾淨，像洗舊了的粗布衣裳。葉子只有小拇指大，綠得鮮亮。當時我還發明了一種玩法：撿起一片葉子，猛地往桌上一摞——「撲」的一聲，葉子齊嶄嶄斷成兩截，那聲音清脆得很，好聽極

了。有時在外面受了委屈，也不跟父親說。回到家，徑直走到樹底下，靠着樹幹蹲下來，自己一個人待着。起來的時候，褲子上便沾滿了白色的樹皮末子。

黃楊的花是淡黃色的，米粒大小，不惹眼。花謝了，便結出果子。果子薄薄的皮裏，藏着些紅豆大小的東西，碧綠溜圓，下面有三隻小小的腳——我便叫它「小板櫨」。每到秋天果子成熟落地，我就用手帕包起一大包，藏在我放積木的抽屜裏，想玩的時候，搬個小板櫨爬到椅子上，把那手帕包取出來，一層層揭開。然後坐在堂屋前的石階上，在天井裏擺一張小桌子，把那些「小板櫨」排成一排，嘴裏念叨着：「小朋友，排排坐，一二三，三二一。」有時用它們拼成剛認得的字，有時分成兩份，左手右手石頭剪刀布，看誰贏誰輸。藏起的「小板櫨」能陪我玩到第二年的春天。

每年春天，父親都要給樹剪枝，怕它掃了屋頂的瓦。剪枝的時候我總是最興奮的，仰着頭，揮舞着雙手，喊着：「下來了，下來了！爸爸，你快折下來！我也要上去！」枝葉就在我歡呼聲中嘩啦啦落下來。我們把葉子扔掉，枝幹曬乾了生火——那時家裏還沒有煤爐，只有一個磚砌的灶台。父親說黃楊木最熬火，用它燒出的鍋巴格外香。我常拖着一根長長的樹枝，費力地塞進爐膛，手上臉上被火烤

得發燙，聽着噼噼啪啪的聲響，便也高興地跟着哇哇地叫。

七八歲那年，我曾用花盆埋下幾顆「小板櫨」。現在想來，那大概就是一種自己也說不清的心境——巷子裏傳來「丟沙包」「跳皮筋」的笑聲，我卻只能對着這棵樹；可埋「小板櫨」時，我又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那棵樹，把它種下去：是不是就能一直有它陪伴？過了些日子，埋下的種子竟冒出嫩芽來，慢慢長成一尺多高。父親離休後把它修剪成一個盆景，非常漂亮，只是我每次看見它，還是會想起那些個下午——想起那個扒着門縫對着外面看了看、最後還是回過頭來對着樹的小女孩。

後來我上學了，生活也變好了，有了新的玩具，有了同學朋友，有了寫不完的作業，也就不再想起與它對話了。甚至有一陣子，我有些怕別人知道那棵樹的存在——好像那棵樹是我一個人的秘密，說出來就會被拆穿。老師的評語裏總有「個性孤僻」四個字，我不知道這與那些獨自玩「小板櫨」的午後有沒有關係，每當父親看到這幾個字時，總會摘下眼鏡，用袖口輕輕擦一下鏡片，再緩緩地念出來。而我就會下意識地想起那個只能跟樹葉和果實說話的自己。那種想起裏，帶着一點說不清的委屈——彷彿整個童年，只有它知道我所有的沉默。

樹枝還是年年修剪，只是家裏早已用上煤爐，那些枝葉也不必再曬，我們便直接拖去垃圾箱裏扔掉，再也不曾回頭看一眼。

舊城改造時，老屋要拆了，黃楊樹自然是帶不走的。我站在院子裏望着它，望着老屋，風沒有來，葉子自己落了一片。我抬手抹了一下眼角。這些年過去，我也早已不是樹下那個蹣跚學步的小女孩，可它好像一點沒變，還是那樣粗細，還是那樣青綠。回想起來，我竟從未見它枯黃過。

父親嘆道，把它送到人民公園去罷，那裏或許有它的同伴。他說這話時沒有看我，而是望着樹冠。頓了頓，又說：「它孤單了這麼多年，也該有個去處。」——那天他身上沒有藥水味，大概是特意換過衣服了。

移樹那日我沒在家，父親在電話裏讓我放心，還說專家看了，認定這是棵百年老樹，會好好保護。我去公園尋過它，可是滿園綠樹，再也分不清哪一株是我的了。也好，它有了那麼多夥伴，想必是快活的。

再後來搬了幾次家，那盆盆景也不曉得去了哪裏。連同那點小心翼翼的期盼，一起丟了。

有時在夜裏，還會想起那棵黃楊。即使它還在，我想，也不會再有人去玩「小板櫨」，去為一片葉子的脆響，歡喜半晌了。